

引用格式:李晓义,许威,李春晓.非惯常理论新构:基于具身认知与双系统视角[J].旅游学刊,2024,39(2):49-60.[LI Xiaoyi, XU Wei, LI Chunxiao. New construction of unusual theory: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and dual-system perspective[J]. *Tourism Tribune*, 2024, 39(2): 49-60.]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 非惯常理论新构:基于具身认知与双系统视角\*

李晓义,许威,李春晓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作为旅游研究的重要基石,学界对非惯常理论的思辨虽源源不断,但其中仍存在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非惯常环境与行为研究对话割裂等问题。由此,文章借鉴具身认知与双系统理论,创新提出“惯常”“中间”和“非惯常”3种认知状态,以个体心理认知差异作为定义和划分旅游环境类型的线索,明确指出环境类型具有具身性、经验性、可变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内生属性;利用非惯常认知状态联结旅游环境与旅游者行为,论证主张非惯常环境与非惯常行为的伴生关系,梳理归纳决策冲动化、自我失控化、情绪主导化、盲从化和心理账户显化的非惯常行为典型特征。文章对虚拟旅游、元宇宙旅游、城市漫步等新兴旅游业态作出回应,剖析解答了非惯常理论相关研究中“主观或客观”和“异地与否”的复杂问题,并将非惯常理论的应用范围从实地拓展到虚拟层面。文章期望从人本视角革新非惯常理论以强化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同时助推旅游知识的外溢。

**[关键词]**非惯常环境;非惯常行为;非惯常认知状态;具身认知;双系统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4)02-0049-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2.010

\* 该文系2023《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会优秀论文。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挤出’还是‘互补’?——物质激励与社会偏好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验研究”(23BLJ124)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LI Xiaoyi) (No. 23BLJ124).]

**[收稿日期]**2023-08-18; **[修订日期]**2023-11-30

**[作者简介]**李晓义(1981—),男,河北邢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行为经济学, E-mail: nk\_lixiaoyi@126.com;许威(1999—),男,广东梅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者行为与旅游市场营销, E-mail: xuwei\_steven@163.com, 通讯作者;李春晓(1985—),女,山西太原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决策行为、旅游特殊性。

## 0 引言

当前,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生活创意频频涌现,旅游业态得到前所未有的创新。虚拟现实景区、虚拟旅游、元宇宙世界遗产接连出现,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旅游体验;城市漫步(city walk)、微旅行、一日游,家门口的“新旅游”受到城市年轻一族追捧。于此现实背景下,惯常与非惯常环境在旅游实践的前进浪潮中不断被讨论和完善,以访问频率和地理距离<sup>[1]</sup>划分的环境类型被质疑难以兼容旅游业态的新变化<sup>[2]</sup>,学者们开始从主观建构<sup>[3]</sup>、心理认知<sup>[4]</sup>、信息维度<sup>[5]</sup>等方面对概念进行辨析和发展。然而回顾已有文献,发现学界对环境类型的现存定义与划分方式尚未能契合目前旅游业态的发展需要,总体呈现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特征。

同时,非惯常行为作为旅游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其产生本质上与旅游者所处的非惯常环境密切相关<sup>[6]</sup>。环境类型从惯常转换为非惯常的过程中,游客行为也自发从有序状态偏离为相对自由的无序状态<sup>[7]</sup>,形成异化的非惯常行为模式。在环境转换与行为异化之间,旅游者身上显然存在某个联结二者的“黑箱”,但是这一关键“黑箱”尚未被挖掘解读,非惯常环境与行为研究之间对话始终割裂,缺乏理论沟通。

由此,本研究结合对上述现象和问题的思考,尝试基于具身认知与双系统视角对非惯常理论进行系统化再构建,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对未来旅游研究有所裨益。

## 1 研究梳理与研究目标

### 1.1 惯常与非惯常环境

为方便旅游卫星账户的操作性统计,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提出“旅游是个人离开其惯常环境(usual environment)不超过一年时间且从事非报酬活动”<sup>[1]</sup>。然而,UNWTO并未对惯常环境作出具体定义,仅建议其指代个人日常生活地理边界之内的区域,同时选取访问频率和空间距离作为划定惯常环境的参考指标。2008年,Govers等对惯常环境进行探讨,并直接指出单纯以地理学框架下的惯常环境作为理论基础来定义旅游是站不住脚的<sup>[2]</sup>。从宏观角度看,若采用统一的距离标准来划分惯常环境的边界,将会导致某些小国的国内旅游不复存在;从微观角度看,熟悉(usual)或陌生(non-usual)与空间距离和访问频率并无线性关系,环境是否惯常更取决于不同个体的感知、经验积累和空间建构<sup>[3]</sup>。2009年,张凌云将惯常环境引入国内学界,提出其相对概念“非惯常环境”,并定义旅游是“非惯常环境(unusual environment)下的体验和一种短暂的生活方式”<sup>[6]</sup>。其将惯常环境定义为“个体的日常工作(或学习)环境、日常居住环境、日常人际交往环境的总和”,非惯常环境则为“除惯常环境以外的部分”,同时依据行业特性对航空业和跨境工作者等特殊情形提出“流动”和“跨境”非惯常环境<sup>[6]</sup>。张凌云强调了环境在不同个体间的差异性,但从Govers等的角度来看,其论述仍然依从UNWTO的原始框架,后续也确有学者就其定义提出内涵模糊、“原地兜圈”、泛化了旅游等质疑<sup>[8-9]</sup>,不同学者仍尝试对惯常和非惯常环境进行更合理的界定和划分。

伴随着信息传媒、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开始突破传统因素限制<sup>[10]</sup>,非惯常环境的外生属性(地理边界、空间距离、异地条件等)被削弱,其内生属性(心理认知、动机、主观建构等)得到重视<sup>[4,10-12]</sup>。理论层面上,国内学者陈海波较早提出应从个人的认知能力、境遇与经验积累定义惯常与非惯常环境,强调个体对环境的“主观建构”,同时将网络信息环境纳入讨论,主张“异地”属性的去核心化<sup>[10]</sup>。实证层面上,Diaz-Soria<sup>[2]</sup>、Suriñach等<sup>[13]</sup>、薛岚等<sup>[12]</sup>学者对城市一日游、徒步游、城市漫步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按照UNWTO的定义逻辑,惯常环境存在明显的地理边界,个体开展旅游活动和获得旅游体验的首要条件是离开此边界以进入非惯常环境,对于城市本地居民而言,这些非惯常环境往往处于城市的边郊地带或城市之外。而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对该逻辑提出质疑,其研究场景都聚焦于本地人在城市内部发生的旅游

活动,指出即便是在惯常环境的地理界限内仍存在邻近旅行,近距离(非异地)并不构成旅游体验的阻碍<sup>[2]</sup>。同时,成为旅游者是主动决策而非被动的结果,它实质上取决于个体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动机与凝视方式<sup>[2,12]</sup>,惯常环境与旅游活动的二元对立关系理应被消解<sup>[12]</sup>。2019年,张凌云进一步发展了非惯常理论的内涵,指出“非惯常环境是一个由旅游者个体构建的临时空间环境,类似于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另类空间’‘异托邦’(heterotopias)或‘他者空间’(the other space)”,非惯常环境实际是“异托邦+异时间”的组合<sup>[11]</sup>。在这篇文章中,张凌云认同个体对环境的心理认知建构,同时将讨论延伸到了虚拟维度。李琳等受此启发,利用心理认知和涉足频率对非惯常环境重新诠释,提出非惯常环境对应个体出游前建构的虚拟环境、出游时建构的临时心物环境和出游后建构的隐喻空间环境,并进一步拓展出类惯常环境、超非惯常环境、合理非惯常环境等8种类型<sup>[4]</sup>。李琳等的研究推动了非惯常环境的类型学发展,但其中的概念内涵和类型划分仍较复杂模糊,且理论逻辑有待商榷:文章一方面认为非惯常环境必须满足异地属性,另一方面又认可非惯常环境是“虚拟可达”的,而大量虚拟环境并不满足异地条件——理论尚存在值得完善的部分。与此同时,国外学界开始关注具身感官体验在心理认知和非惯常环境之间起到的桥梁作用<sup>[14-16]</sup>,不论是在实地或是虚拟旅游过程中<sup>[17]</sup>,感官系统都被认为是游客与旅游环境建立心理认知和产生后续互动的起始窗口,为解读非惯常环境及旅游者行为提供了更多元的理论思路。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关于环境类型的讨论正在前人基础上突破最初的地理学框架,缓步转向个体心理认知和主观建构的研究视角。反观业界,网络信息和数字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旅游直播、虚拟旅游、元宇宙旅游等新业态出现,空间距离不再是个体与环境建立熟悉感的约束条件<sup>[12]</sup>,环境类型的范畴也从实地朝着虚拟维度拓展;甚至出现“网络化生存”的案例,部分群体利用网络信息便可构建对某个城市或目的地惯常的心理认知<sup>[10]</sup>。区分个体惯常与非惯常环境的客观性比例变小,主观特性愈加凸显<sup>[10]</sup>,但总体上看,目前学界理论研究仍停留在“客观或主观”和“异地与否”的讨论阶段,显然滞后于业界实践。因此,笔者将综合前人经验,意图从两方面继续推动非惯常理论探索:1)回应理论转向,基于心理认知视角理解惯常与非惯常环境

产生的过程和本质;2)强调主观特性,以个体认知差异为标准来定义和划分不同环境类型。

## 1.2 非惯常行为

惯常行为与非惯常行为是一组相对概念。惯常行为指个体在惯常环境中具有“持续性”和“可转移性”的惯习,表现出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和准则<sup>[4]</sup>;非惯常行为则是旅游者在离开惯常环境并进入非惯常环境后表现的有别于惯常的自发性行为<sup>[4]</sup>,通常体现为行为的异化。目前大量研究对非惯常行为进行探讨,学者们虽对于“非惯常环境中旅游者行为会发生变化”的现象达成共识,但解释其形成原因的逻辑各有不同。例如利用沉没成本和重置成本分析游客冲动购买行为<sup>[5]</sup>;通过环境差异性对价格敏感度的影响解释游客“穷家富路”现象<sup>[8]</sup>;从非惯常环境下的身份匿名化角度解释游客失范行为<sup>[19]</sup>;通过独立型和依存型自我建构剖析旅游者的“面子消费”<sup>[20]</sup>;利用敬畏情绪和社会联结探讨旅游从众现象<sup>[21]</sup>;通过性格特质预测非惯常环境中的冒险行为<sup>[22]</sup>等。研究虽丰富多样,但对非惯常行为的剖析和着力方向各异,甚至不同学者对于同一行为异化现象的解释存在极大差异,各研究难以形成有机对话<sup>[4]</sup>,进而限制了非惯常行为研究的系统发展。

同时,作为非惯常环境下个体的自发性产物,非惯常行为与环境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论罅隙和隔阂。理论上,旅游者的环境切换与行为异化应是连续且自成系统的过程,但目前环境和行为研究较为零散混乱,尚未有学者归纳和构建能全面解释该系统机制的非惯常理论。回顾现有研究,张凌云曾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认为惯常环境下的“本我”是受到压抑的,旅游者在非惯常环境的匿名化条件下因释放本我而产生行为异化<sup>[19]</sup>,并指出各种非惯常行为与旅游者心理变化相关<sup>[6]</sup>;管婧婧等提出旅游者认知是行为异化的内部维度,其在非惯常环境的经济、信息、文化等外部维度的作用下导致非惯常行为产生<sup>[5]</sup>;李琳等强调心理认知对行为异化的内部影响,同时依据惯习作用强度和环境影响强度的差异对非惯常行为类型进行了划分<sup>[4]</sup>。可见,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个体心理认知与非惯常行为具有重要关联,但学界对非惯常环境中“心理认知为何及如何改变”与“心理认知对行为异化的具体影响机制”尚不明晰,而这正是理解非惯常环境与行为关系的突破口。综合以上思考,本文旨在在已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个体心理认知为联结非惯常环境与行为的关键变量,创新构建具有普适性、系统性的非惯常理论。

## 2 个体认知与环境类型的理论构建

### 2.1 环境类型的内生属性

探讨环境的惯常与否实际是在对环境类型进行定义和划分。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指出,感官体验在人与环境交流时发挥着重要渠道作用,它使人们得以理解和熟悉周边环境<sup>[23]</sup>,其观点率先启发学者们对“身体-环境”关系的探讨。随着研究深入,学界发展出具身认知理论<sup>[24]</sup>,认为环境、身体和认知之间是不可分离且相互嵌套的,认知存在于身体之中,而身体又存在于环境之中<sup>[25]</sup>,个体通过身体感官连接外部环境,感官就像外界环境的受体<sup>[26]</sup>,将接收的环境信息包含在认知处理中<sup>[27]</sup>。Mehrabian 和 Russell 提出的 SOR 模型 (stimuli- organism-response, 刺激-机体-反应) 与具身认知理论思想高度契合,即来自外部的环境信息形成刺激要素,个体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渠道接受刺激,在机体内部认知处理后唤起个体的意识情感和身体反应<sup>[28]</sup>。显然,个体与环境建立联系需要经过具身的感官刺激和机体内部的认知处理,目前利用涉足频率和空间距离来划分环境类型并未触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本质。对个体而言,环境惯常与否是主体对地方感知互动后的意识判断<sup>[5]</sup>,因此,环境类型与感官接收的环境信息和机体对信息的认知处理密切相关。例如楼下每天光顾的早餐店会让我们自然感到熟悉和惯常,但若该早餐店突然翻新改造,即便是满足高涉足频率和近距离,它仍会重新回到陌生和非惯常的范畴;从业多年的空乘人员随到异地会认为机场环境是惯常的,但若离开机场去附近游览或购物,周围环境又将变得非惯常<sup>[6]</sup>;对原住民来说,再熟悉的城市也存在邻近但非惯常的角落,这为其创造在本地开展城市漫步的条件<sup>[2]</sup>;对于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母亲和孩子,同城的沃尔玛商场可能是时常采购的母亲的惯常环境,对不参与采购的孩子而言却是非惯常环境<sup>[6]</sup>。上述例子都指向了环境类型的内生属性,包括具身性、经验性、可变性和个体差异性,环境类型并不是单纯的地理区域划分或组合,而是个体接收环境信息后所形成的意识反应结果。

环境类型的内生属性被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

会(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 WTTC)所重视,该组织曾采用问卷和访谈的“内生方法”来让受访者自行判别所处环境,其理念是“让人们用自己的认知和经验数据来确定其惯常环境以及日常生活与旅行的边界”,以提高环境类型划分的准确性<sup>[3,29]</sup>。随着科技发展,海量信息通过网络图像及其他媒体衍生,个体获取环境信息的渠道不再局限于实地场所,虚拟维度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sup>[30]</sup>。研究表明,虚拟旅游中游客与虚拟空间的信息交换时刻都在发生<sup>[31]</sup>,现行的虚拟旅游空间利用多感官系统(视觉、听觉、触觉等)和游客的先验知识、记忆与经验,已能够给游客带来极其接近实地旅游的具身性体验<sup>[17]</sup>。在信息结构和维度的日渐丰富下,环境类型的内生属性愈发凸显,划定环境类型的标准将愈加主观。综上,本研究认为,环境是实地信息和虚拟信息所集成的客观存在,而环境类型则是当下个体通过具身感官接收其信息刺激,并经过机体内部认知处理后所形成的主观意识层面的反应。

## 2.2 机体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

环境类型作为最终主观意识反应,在个体通过具身感官刺激接收环境信息后,中间还需要经过认知资源调配、信息加工、转移储存等环节<sup>[32]</sup>,因此解析中间环节能使我们更恰当地定义和划分不同环境类型。双系统理论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经典模型,该理论假设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会利用两个系统(通常称其为系统1和系统2)来调配心理认知资源和处理信息,双系统间各自独立且互相配合以完成认知过程<sup>[33-34]</sup>。后续有学者通过实验验证双系统的存在<sup>[35]</sup>,并印证其在人脑中对应的区域<sup>[36-38]</sup>。概括地说,系统1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快速的、直觉的、并行的、毫不费劲的;系统2是有意识的、受控的、缓慢的、推理的、串行的、耗费精力的<sup>[33-34,39]</sup>。在双系统的运作配合中,熟悉感和陌生感的产生机制与环境类型密切相关。Kahneman指出,系统1会时刻测评个体认知放松度来确认是否需要系统2参与<sup>[34]</sup>。当环境中不存在障碍和新情况时,将由系统1主导认知过程,个体会产生熟悉和舒适的感觉;若环境中出现新事物,系统1会产生认知紧张并努力调动系统2参与信息的认知处理,此时个体会产生陌生感和警惕感,思维模式也会发生变化<sup>[34]</sup>。

根据具身认知理论,不论是在家、工作还是旅行,人们每时每刻都置身于某个环境中,外部环境会源源不断地向个体传输信息<sup>[24-25,27]</sup>,因此,机体双

系统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是持续不间断的,本研究将这种持续运作过程定义为个体认知状态。系统1和系统2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有明确分工,对于能依靠历史经验启发和联想的“旧”环境信息,机体将直接利用直觉型的系统1处理;对于完全缺乏个体经验和可参照点的“新”环境信息,机体必须调动分析型的系统2处理。生活中的环境通常都是由新旧信息交织的综合体,面对时刻变化的环境,系统1和系统2在参与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时存在水平上的差异,进而导致个体产生多种不同的认知状态。根据系统1和系统2参与水平差异,本研究将个体认知状态划分为3种类别,分别是惯常认知状态(参与水平<sub>系统1</sub>>参与水平<sub>系统2</sub>)、中间认知状态(参与水平<sub>系统1</sub>≈参与水平<sub>系统2</sub>)和非惯常认知状态(参与水平<sub>系统1</sub><参与水平<sub>系统2</sub>)。

## 2.3 三种认知状态与环境类型

综合前述内容,本研究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以解释不同环境类型的本质和产生过程,具体如图1所示。

模型的基本逻辑:环境类型不是简单“一刀切”的某个地理边界内的范围,而是呈点状形态散布地存在。个体通过具身感官刺激接收环境信息后,其机体内部双系统会自动认知处理信息,依据处理过程中系统1和系统2参与水平及主导程度的差异,个体可能产生形成3种认知状态:分别为惯常认知状态、中间认知状态和非惯常认知状态。个体在不同认知状态下会对环境类型做出相应的意识反应,其中惯常认知状态对应惯常环境,中间认知状态对应混合环境,而非惯常认知状态对应非惯常环境。

### 2.3.1 惯常认知状态与惯常环境

个体接收环境信息后,若由系统1主导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即参与水平<sub>系统1</sub>>参与水平<sub>系统2</sub>),则个体处于惯常认知状态,此状态下个体被熟悉感和舒适感主导,形成身处惯常环境的意识反应。依据系统2是否参与可分为两种情况。1)系统2未参与,环境信息完全由系统1处理。此时个体无需花费精力,凭借直觉就可以完成对所处环境的认知。这必须依靠个体先前持续反复的感官体验和系统1对记忆的启发联想来完成<sup>[34]</sup>,常见的如家(居住场所)、公司(工作场所)、学校(学习场所)等都属于这类环境。2)系统2参与,但参与水平远低于系统1。此时对环境信息的处理大部分由系统1主导完成,但其中仍存在少量需要调动系统2来处理的陌生信息。例如装饰新墙纸的办公室、半月一归的乡下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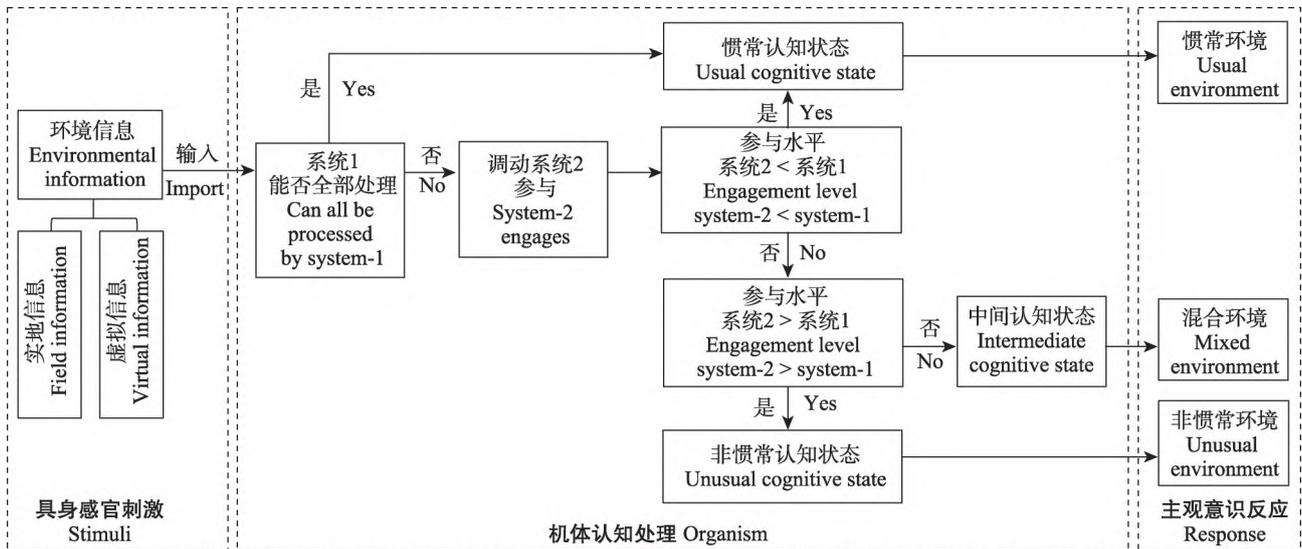


图 1 认知状态与环境类型理论模型

Fig.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cognitive states and environment types

家、每周定期前往的商场等。

### 2.3.2 非惯常认知状态与非惯常环境

个体接受环境信息后,若由系统2主导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即参与水平<sub>系统1</sub><参与水平<sub>系统2</sub>),则个体处于非惯常认知状态,形成身处非惯常环境的意识反应。此时,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和记忆<sup>[34]</sup>,当下环境所包含的大部分信息都无法被系统1直接处理,需要充分调动系统2参与,导致该状态下的个体被陌生感主导,形成身处非惯常环境的意识反应。例如旅游目的地、未曾或极少涉足的地点(如偶然经过的村庄、初次拜访的朋友家等)、虚拟环境<sup>①</sup>、元宇宙<sup>②</sup>、未知领域(如外太空、未被人类探知的地带)等都属于这类环境。在非惯常认知状态下,由于系统2高度参与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导致个体有限的心理认知资源被环境信息大量占用,个体的思维和任务处理模式发生转变<sup>[34-35]</sup>,进而引起行为上的异化,产生不同于平常的非惯常行为。

### 2.3.3 中间认知状态与混合环境

若处理环境信息时系统1和系统2处于相似水平(即参与水平<sub>系统1</sub>≈参与水平<sub>系统2</sub>),且二者皆不主导环境信息认知处理的过程,则个体将进入一种特殊的中间认知状态,并被熟悉感和陌生感交织。此时,系统2处理的环境信息来源主要有二:1)通过书籍、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获取的陌生环境信息的叠加;2)大脑中储存的未处理完全的陌生环境信息或是鲜明旅游记忆的叠加。在中间认知状态下,个体的系统1和系统2的意识反应叠加形成使个体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的混合环境。此类环境一般会

出现在个体出游前(搜集目的地各类信息到正式启程)、出游后(不断回忆、反馈、分享到渐渐遗忘<sup>[4]</sup>)与重游期间。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对认知状态和环境类型的内涵作出定义,具体如表1所示。

### 2.4 惯常环境与非惯常环境的动态转化

环境类型具有可变性,对个体而言同一环境可能发生惯常与非惯常的转化,具体路径如图2所示,其中包含两种转化机制。1)非惯常环境向惯常环境的转化。个体首次接受某个环境的具身感官刺激后,将由系统2来主导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若个体重复多次或长时间在该环境内获得体验,则系统2会利用大脑的记忆系统来存贮环境信息<sup>[42-43]</sup>,形成系统1直觉性反应的依据<sup>[34]</sup>,并交由系统1主导该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任务,由此完成环境类型的转化。2)惯常环境向非惯常环境的转化。个体层面上,大脑会对部分长期未激活利用的记忆进行清洗和遗忘<sup>[43]</sup>,导致系统1失去对环境信息进行直觉性反应的依据,再次接受该环境的具身感官刺激时需要重新调动系统2处理;环境层面上,同一环境常常发生物理空间上的改变(例如装修改造、人为破坏、遭受自然灾害等),此时意味着环境信息发生了更

① 虚拟环境指一种完全沉浸式的交互界面,用户仿佛真的处在由计算机生成的世界里,用户在虚拟环境里的感受与真实世界无异,可以用完全自然的方式发出指令与环境互动<sup>[40]</sup>。

② 元宇宙是一种广义网络空间,在涵盖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赛博空间以及四维空间的基础上,融合多种数字技术,将网络、软硬件设备和用户聚合在一个虚拟现实系统之中,形成既映射于又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sup>[41]</sup>。

表1 认知状态与环境类型概念内涵

Tab. 1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cognitive states and environment types

概念 Concept	内涵 Conceptual connotation	双系统特征 Features of dual-system functioning
惯常认知状态 Usual cognitive state	接受具身感官刺激后,个体所形成的由系统1主导环境信息认知处理过程、系统2配合或不参与的认知状态	参与水平 <sub>系统1</sub> > 参与水平 <sub>系统2</sub> Engagement level <sub>system-1</sub> >
惯常环境 Usual environment	个体在惯常认知状态下所反映的环境类型	Engagement level <sub>system-2</sub>
中间认知状态 Intermediate cognitive state	接受具身感官刺激后,个体所形成的系统1和系统2参与水平相似,且二者皆不主导环境信息认知处理过程的认知状态	参与水平 <sub>系统1</sub> ≈ 参与水平 <sub>系统2</sub> Engagement level <sub>system-1</sub> ≈
混合环境 Mixed environment	个体在中间认知状态下所反映的环境类型	Engagement level <sub>system-2</sub>
非惯常认知状态 Unusual cognitive state	接受具身感官刺激后,个体所形成的由系统2主导环境信息认知处理过程、系统1配合的认知状态	参与水平 <sub>系统1</sub> < 参与水平 <sub>系统2</sub> Engagement level <sub>system-1</sub> <
非惯常环境 Unusual environment	个体在非惯常认知状态下所反映的环境类型	Engagement level <sub>system-2</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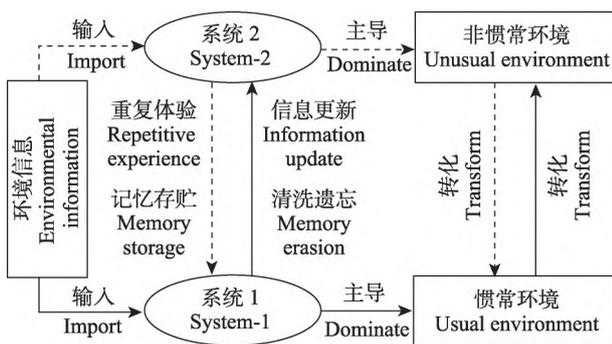


图2 惯常环境与非惯常环境的动态转化

Fig. 2 Dynamic changes between usual environment and unusual environment

新,当信息更新达到一定程度,使得系统1无法主导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时,则个体需重新充分调动系统2主导,由此形成转化。

### 3 旅游情境中认知状态与环境类型的动态变化

旅游情境中,由于在不同场所和空间发生位移转换,因此个体的认知状态和所处环境类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总的来说,不论是虚拟旅游、元宇宙旅游还是城市漫步<sup>①</sup>,旅游者在任何形式的旅游活动进程中都满足位移为零的必须性<sup>[10]</sup>,即实现“惯常环境-混合环境-非惯常环境-混合环境-惯常环境”的转换过程,具体如图3所示。

为方便解读模型内涵,本研究将进程分为5个阶段进行区分。

阶段①对应个体产生出游动机前的一段时间,此时个体通常位于熟悉场所(如家里),环境信息完

全由系统1认知处理且系统2不参与,个体产生熟悉感和舒适感,处于惯常认知状态并形成惯常环境的意识反应。由于拥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和金钱<sup>[44]</sup>,启发式思维的主导<sup>[45]</sup>促使个体产生出游动机。

为帮助选择目的地和进一步决策,个体会通过书籍、电视、网络、亲友等媒介渠道收集目的地信息<sup>[46]</sup>,各类陌生环境信息不断输入机体以调动系统2参与认知处理过程并达到与系统1相似的参与水平,此时个体进入阶段②。在中间认知状态下,系统2的参与帮助个体完成出游计划的分析和制定过程<sup>[34]</sup>,并形成对目的地旅游价值的主观预期认知<sup>[47]</sup>,系统1的参与则使个体产生期待、兴奋等情绪<sup>[48]</sup>。

阶段③表示整个正式出游过程。从个体离开家开始,来自新环境的具身感官刺激充分调动系统2参与,个体因系统2主导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而进入非惯常认知状态,形成自身处于非惯常环境的意识反应,个体行为也相应发生变化。“高峰”通常对应新环境信息最密集的时刻,随后由于在目的地停留时间的增加,个体开始利用重复体验和工作记忆<sup>[42-43]</sup>熟悉所处环境,系统2解放出来的部分由系统1接手,系统2的参与水平缓慢下降。在某些情况下高峰并不会只存在一次,例如当个体的旅游进程中出现了目的地的切换(即一次出游前往多个目的地),则会出现多个高峰,模型呈现“波动线”。

行程结束后,个体大脑中对此次旅游的记忆以及残余未认知处理完全的环境信息仍会调动系统2

① 虚拟旅游和元宇宙旅游中的非惯常环境需具有虚拟可达性<sup>[9]</sup>,即个体需要实现从“实地惯常环境”到“虚拟非惯常环境”的位移转换<sup>[10]</sup>;城市漫步与其他形式的旅游活动本质相同,它是个体离开“城市惯常环境”并进入“城市非惯常环境”后开展的短时休闲旅游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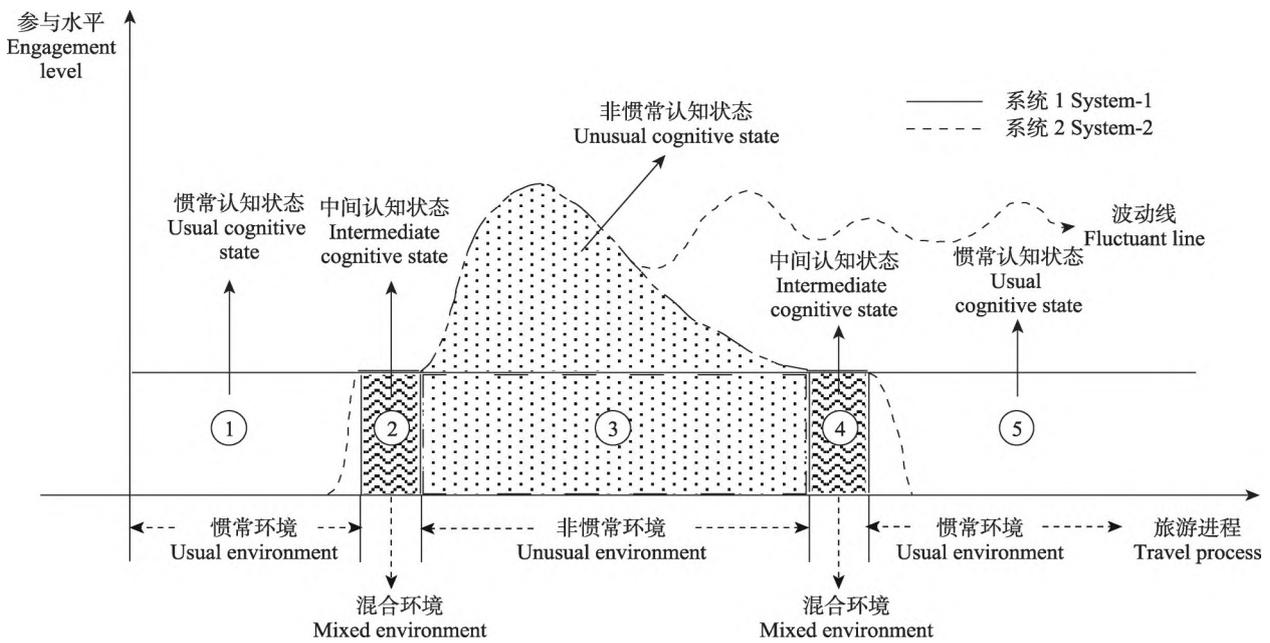


图 3 旅游进程中认知状态与环境类型的动态变化

Fig. 3 Dynamic changes of cognitive states and environment types during the travel process

参与一段时间,对应阶段④。此时个体状态与阶段②类似,系统2会进行此次出游体验的评估和重要信息的储存<sup>[42]</sup>,而系统1则会产生满足、留恋或失望、厌恶等情绪(取决于个体旅游前的主观预期和旅游后实际体验之间的对比差异<sup>[49]</sup>)。随着记忆的遗忘和信息清洗,个体会逐渐回到最初由系统1主导环境信息认知处理过程的惯常认知状态,即阶段⑤,环境类型也完成从“非惯常”到“惯常”的切换,当个体的具身感官刺激不再调动系统2参与,则标志着旅游进程的完全结束。

#### 4 旅游非惯常环境与行为的理论构建

##### 4.1 非惯常认知状态的即时性和持续性

与一般非惯常环境不同,旅游非惯常环境信息同时具备海量性、多源性、动态性和优先性的特点。具体而言,旅游作为典型的体验式消费场景,与一般非惯常环境相比,其所包含的陌生环境信息不可计量<sup>[16]</sup>,这些信息来自视景、声景、触景、味景和嗅景等多种源头,通过感官刺激给旅游者带来难忘体验<sup>[50]</sup>。同时,旅游者自身的流动性使其所处的位置空间不断切换,而自然和社会的运作又使空间本身具有不稳定性<sup>[14]</sup>,二者加持使旅游非惯常环境信息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断刺激和调动旅游者的感官与认知。此外,在旅游享乐动机的驱使下,利用感官体验旅游环境成为首要认知任务,当旅游

者身处目的地,其身体即刻会被感官刺激所包裹,周围环境从中立空间转化成被感知物并成为具身认知的一部分<sup>[15]</sup>,此过程迅速且级别优先于其他认知活动<sup>[34]</sup>。

旅游非惯常环境信息的特性使旅游者的非惯常认知状态具有即时性和持续性。由于环境信息存在优先性,当旅游者进入旅游非惯常环境,即刻形成的具身感官刺激会使其机体双系统自动运作,如前面小节论述,旅游者将迅速进入由系统2主导环境信息认知处理过程、系统1配合的非惯常认知状态。同时,环境信息所具有的海量、多源和动态变化的特点将使旅游者的非惯常认知状态在出游进程中始终持续。此外,在其他某些特别设计的体验式消费场景中,其环境信息也具备与旅游非惯常环境信息类似的特性(例如沉浸式数字服务环境<sup>[51]</sup>、元宇宙游戏环境<sup>[52]</sup>等),这些环境同样会引发个体即时和持续的非惯常认知状态。

##### 4.2 感官敏感度和环境差异度的内外强化作用

旅游者的具身感官刺激存在程度差异<sup>[16]</sup>。旅游情境中,具身感官刺激主要受到内部的感官敏感度和外部的环境差异度影响。1)出于享乐和审美的动机,旅游者会主动调动身体的“视听触嗅味”五感来感知和体验目的地<sup>[14]</sup>,感官积极性显著提升;同时,旅游者对目的地的认知存在信息稀缺和模糊特性<sup>[5]</sup>,身体会被动地倾向利用感官从周围收集信息

以理解当下境况<sup>[34]</sup>。在机体主被动作用下,旅游者的感官敏感度得到增强,进而从内部强化具身感官刺激。2)目的地与惯常环境通常存在较大差异,意味着环境中包含大量陌生新鲜的感官信息。这些信息组合构成旅游者眼中的吸引物,调动旅游者的感官主动去理解和体验<sup>[15]</sup>,进而从外部强化其感官刺激。一般而言,旅游者的具身感官刺激越强烈,其与环境的互动体验就越频繁<sup>[53]</sup>,个体的非惯常认知状态也将更深度。

#### 4.3 非惯常行为的产生机理与典型特征

决策即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反映了个体对自身行为的选择<sup>[54]</sup>。不论是旅游者的情绪熬夜<sup>[55]</sup>、冲动购买<sup>[56-57]</sup>、突发猎奇<sup>[58]</sup>还是不文明表现<sup>[59]</sup>,大量非惯常行为都遵循该选择逻辑,也就是说,非惯常行为实际上反映了可解析的异化决策系统,与心理认知息息相关<sup>[19]</sup>。

旅游者的非惯常认知状态是即时产生且持续性的。在非惯常认知状态下,个体大部分的系统2被调动主导旅游非惯常环境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有限的心理认知资源被海量环境信息占用<sup>[45]</sup>,导致个体的认知负荷增加。受人类身体特质影响,系统2会因认知负荷增加而被显著弱化,在处理其他任务时变得迟钝,其能力和作用效果显著下降<sup>[35]</sup>。由于遵循“代价最小”原则,未受认知负荷影响的系统1将接手其他任务<sup>[34]</sup>,个体被启发性思维主导,决策系统从日常的有序状态偏离为相对自由的无序状态<sup>[7]</sup>,行为从惯常变得非惯常,产生行为异化现象。感官敏感度和环境差异度在此过程中起催化作用,从旅游者内外部增强具身感官刺激并深化非惯常认知

状态,进一步凸显旅游者的无序行为。

综合前述,本文提出如图4所示的非惯常行为理论模型。研究认为,非惯常行为实际是个体在非惯常认知状态下的行为反应,旅游非惯常环境与非惯常行为互为伴生关系,两者分别是旅游者非惯常认知状态的隐性(意识层面)和显性(行为层面)表现。梳理相关文献,本研究总结了旅游者非惯常行为的决策冲动化、自我失控化、情绪主导化、盲从化和心理账户显化5个典型特征,具体如表2所示。

####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具身认知和双系统视角重新构建非惯常理论,主张以下观点:1)环境类型是当下个体通过具身感官接收环境信息刺激,并经过机体内认知处理后所形成的主观意识反应,环境类型因此具有具身性、经验性、可变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内生属性;2)根据认知处理环境信息时双系统运作差异,个体将形成惯常、中间、非惯常3种认知状态,不同认知状态下个体将对所处环境作出意识层面的区分与判断;3)非惯常行为是个体在非惯常认知状态下的行为反应,非惯常行为与非惯常环境互为个体认知状态显性和隐性的伴生关系。旅游情境中,感官敏感度和环境差异度从旅游者内外部强化具身感官刺激,深化非惯常认知状态,显化非惯常行为,通常表现为决策冲动化、自我失控化、情绪主导化、盲从化和心理账户显化的典型特征。

本文关注剖析了旅游业态实践新趋势,借鉴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智慧以解读旅游研究中的复杂基础问题。研究利用非惯常认知状态联结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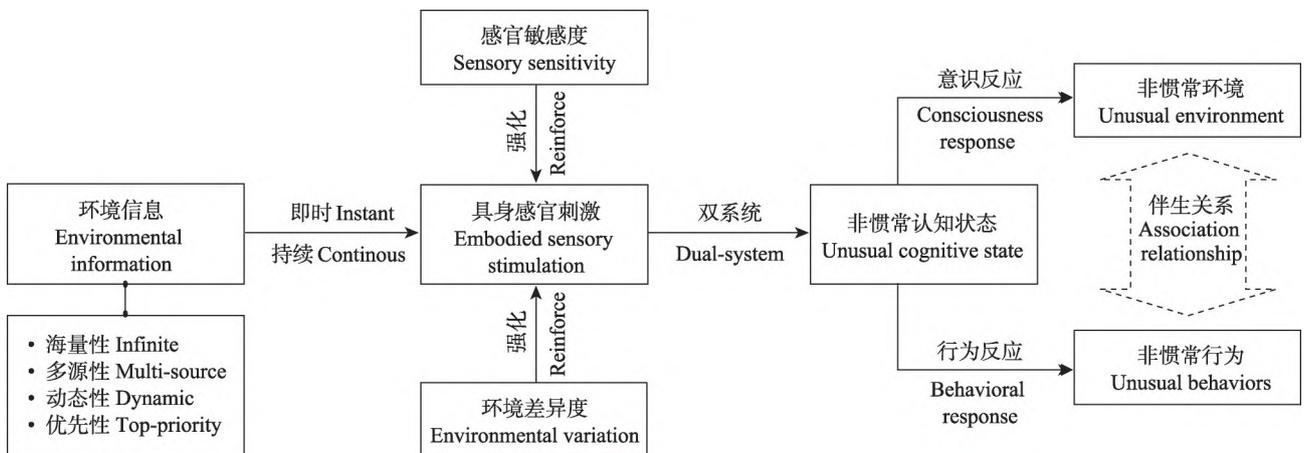


图4 非惯常行为理论模型

Fig. 4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unusual behaviors

表 2 旅游者非惯常行为的典型特征  
Tab. 2 Typical features of tourist unusual behaviors

特征 Features	双系统运作特征 Features of dual-system functioning		非惯常行为表现 Features of unusual behaviors	研究来源 Research sources
	惯常认知状态 Usual cognitive state	非惯常认知状态 Unusual cognitive state		
	决策冲动化 Decision-making impulsivity	系统 2 负责对决策信息进行分析,做出理性决策		
自我失控化 Loss of self-control	系统 2 负责控制个体思想和行为,抑制系统 1 的本能自利冲动,产生亲环境和亲社会行为	系统 2 功能弱化,系统 1 的自利冲动失去控制,个体不自觉减少亲环境和亲社会行为	公众场合大声喧哗、随手扔垃圾、乱挤插队等	邓雅丹等 <sup>[62]</sup> , 郭伟程 <sup>[63]</sup> , Hindriks <sup>[64]</sup> , Achtziger 等 <sup>[65]</sup>
情绪主导化 Emotional dominance	情绪由系统 1 引发,系统 2 对情绪产生控制,避免反应过度	感官刺激导致系统 1 的情绪反应激化,系统 2 对情绪的控制失效	落泪朝拜、情绪消费、因过度紧张写遗嘱等	Luo 和 Yu <sup>[68]</sup> , Mobbs 等 <sup>[66]</sup> , 罗景峰和安虹 <sup>[67]</sup>
盲从化 Unthinking obedience	利用系统 2 主动学习和搜索信息,避免盲目行为	优先利用系统 1 从周围搜寻线索,来源有二:①其他旅游者的行为信息;②营销人员设计的环境信息	羊群效应、诱导消费、轻信“老字号”等	Kahneman <sup>[34]</sup> , Avery 和 Zemsky <sup>[68]</sup>
心理账户显化 Mental-accounting manifestation	系统 2 调整系统 1 设置的参照点,理性权衡沉没成本	系统 1 主导的参照点漂移,个体产生依赖获得和损失厌恶的倾向,进而通过一系列低效的获得行为来抵消沉没成本	购买低价值纪念品、安排额外行程等	Thaler <sup>[69-70]</sup>

游环境与旅游者行为,首次构建具有系统性、关联性和普适性的非惯常理论。研究从外部情境视角回归到“人本”视角并提出非惯常认知状态,挖掘旅游者身上不同于日常生活场景的独特“黑箱”,利用旅游场景中人的特殊状态以区隔日常的“理性人”状态,凸显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同时,本研究提出的非惯常行为理论模型解释了旅游者行为异化的根本机制,未来该模型或可以应用至服务营销、元宇宙、虚拟游戏等与旅游类似的体验消费场景,以实现旅游知识的外溢。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OECD, EU, UNWTO.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Recommend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1: 13-34.
- [2] DIAZ-SORIA I. Being a tourist as a chosen experience in a proximity destination[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7, 19(1): 96-117.
- [3] GOVERS R, HECKE E V, CABUS P. Delineating tourism: Defining the usual environ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4): 1053-1073.
- [4] 李琳,唐亚男,李春晓,等. 非惯常环境及行为: 基于旅游情境的再思考[J]. *旅游学刊*, 2022, 37(11): 40-51. [LI Lin, TANG Yanan, LI Chunxiao, et al. Unusual environments and unusual behaviors: A rethinking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11): 40-51.]
- [5] 管婧婧,董雪旺,鲍碧丽. 非惯常环境及其对旅游者行为影响的逻辑梳理[J]. *旅游学刊*, 2018, 33(4): 24-32. [GUAN Jingjing, DONG Xuewang, BAO Bili. A logical disentangling of the concept “unusual environ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ourist behavior[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4): 24-32.]
- [6] 张凌云. 非惯常环境: 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建构旅游学研究框架的一种尝试[J]. *旅游学刊*, 2009, 24(7): 12-17. [ZHANG Lingyun. Unusual environment: The core concept of tourism research—A new framework for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12-17.]
- [7] NELSON G.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3, 10(1): 9-33.
- [8] 曹诗图. 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兼与王玉海教授等商榷[J]. *人文地理*, 2013, 28(1): 116-120. [CAO Shitu. A further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tourism: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WANG Yuhai, et al[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1): 116-120.]
- [9] 王玉海. “旅游”概念新探——兼与谢彦君、张凌云两位教授商榷[J]. *旅游学刊*, 2010, 25(12): 12-17. [WANG Yuhai.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ourism”: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Yanjun and ZHANG Lingyun[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12): 12-17.]
- [10] 陈海波. 非惯常环境及其体验: 旅游核心概念的再探讨[J]. *旅游学刊*, 2017, 32(2): 22-31. [CHEN Haibo. Unusual environment and the experience thereof: Further discussion on core concepts of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2): 22-31.]
- [11] 张凌云. 旅游: 非惯常环境下的特殊体验[J]. *旅游学刊*, 2019, 34(9): 3-5. [ZHANG Lingyun. Tourism: A special experience in an unusual habitual environment[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9): 3-5.]
- [12] 薛岚,张静儒,韩佳妍. 重新发现附近: 惯常环境下的城市微旅行体验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 38(5): 127-136. [XUE Lan, ZHANG Jingru, HAN Jiayan. Rediscovering the neighbourhood: A study of city walk experience in the usual environment[J].

- Tourism Tribune*, 2023, 38(5): 127-136.]
- [13] SURIÑACH J, CASANOVAS J A, ANDRÉ M, et al.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day trips: Methodological proposal and application to the case of the province of Barcelona[J]. *Tourism Economics*, 2019, 25(6): 964-986.
- [14] BORER M I. Being in the city: The sociology of urban experiences[J]. *Sociology Compass*, 2013, 7(11): 965-983.
- [15] BUZOVA D, SANZ-BLAS S, CERVERA-TAULET A. "Sensing" the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destination sensescape index [J].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87: 104362.
- [16] ROBIN F, DE BONT L. Mental images and false memories: The classical cognitive approach vs. embodied cognition[J]. *Current Psychology*, 2023, 42(36): 31930-31943.
- [17] HUANG X-T, WANG J, WANG Z,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virtual tourism spatial situation on the tourists' temperature comfort in the context of metavers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3, 13: 1062876.
- [18] 李春晓, 冯浩妍, 吕兴洋, 等. 穷家富路? 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价格感知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11): 42-53. [LI Chunxiao, FENG Haoyan, LYU Xingyang, et al. The impact of unusual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 on price per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al level theory[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11): 42-53.]
- [19] 张凌云. 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 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J]. *旅游学刊*, 2008, 23(10): 12-16. [ZHANG Lingyun. A study on consumers' behavior and phenomenon under unusual environment[J]. *Tourism Tribune*, 2008, 23(10): 12-16.]
- [20] 李如友. 旅游者自我建构对面子消费行为的影响[J]. *旅游科学*, 2018, 32(5): 30-43. [LI Ruyou. 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inese tourists' self-construal on face consumption behaviors [J]. *Tourism Science*, 2018, 32(5): 30-43.]
- [21] YANG Y, HU J, JING F. Does awe facilitate conformity in tourism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OL].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21: 1-19.
- [22] LEE T, TSENG C. How personality and risk-taking attitude affect the behavior of adventure recreationists[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5, 17(3): 307-331.
- [23]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62: 57-108.
- [24] ANDERSON M L. Embodied cognition: A field guide[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3, 149(1): 91-130.
- [25] 叶浩生. 有关具身认知思潮的理论心理学思考[J]. *心理学报*, 2011, 43(5): 589-598. [YE Haosheng. Embodied cognition: A consideration from theoretical psychology[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11, 43(5): 589-598.]
- [26] BARSALOU L W. Grounded cognition[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8, 59(1): 617-645.
- [27] SHAPIRO L. The embodied cognition research programme[J]. *Philosophy Compass*, 2007, 2(2): 338-346.
- [28] MEHRABIAN A, RUSSELL J A.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4: 15-93.
- [29] WTTC. *Methodology for Producing the Algarve WTTC- OEF Travel & Tourism Simulated Satellite Accounts*[M]. London: WTTC & OEF, 2003: 5-33.
- [30] GOVERS R. *Virtual Tourism Destination Image: Glocal Identities Constructed, Perceived and Experienced*[D]. Rotterdam Erasmus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2005: 19-58.
- [31] TRUNFIO M, CAMPANA S. A visitors' experience model for mixed reality in the museum[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0, 23(9): 1053-1058.
- [32] 吴恒, 何文俊. 因何而美: 旅游审美体验的溯源与机制[J]. *旅游学刊*, 2022, 37(1): 99-108. [WU Heng, HE Wenjun. Why we find it beautiful: A reflection on tourism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on its mental mechanisms[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1): 99-108.]
- [33] EVANS J S B T. In two minds: Dual-process accounts of reasoning[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3, 7(10): 454-459.
- [34] KAHNEMAN D. *Thinking, Fast and Slow*[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5-110.
- [35] FERREIRA M, GARCIA-MARQUES L, SHERMAN S, et al.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1: 797-813.
- [36] GOEL V, DOLAN R J. Reciprocal neural response within lateral and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uring hot and cold reasoning[J]. *Neuroimage*, 2003, 20(4): 2314-2321.
- [37] BUCKHOLTZ J W, MAROIS R. The roots of modern justice: Cognitive and neur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norms and their enforcement[J]. *Nature Neuroscience*, 2012, 15(5): 655-661.
- [38] FENG C, LUO Y J, KRUEGER F. Neural signatures of fairness-related 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J]. *Human Brain Mapping*, 2015, 36(2): 591-602.
- [39] EVANS J S B T. Dual-processing accounts of reasoning, judgment, and social cognition[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8, 59: 255-278.
- [40] 潘志庚, 姜晓红, 张明敏, 等. 分布式虚拟环境综述[J]. *软件学报*, 2000(4): 461-467. [PAN Zhigeng, JIANG Xiaohong, ZHANG Mingmin, et al. Distributed virtual environment: An overview [J]. *Journal of Software*, 2000(4): 461-467.]
- [41] 王文喜, 周芳, 万月亮, 等. 元宇宙技术综述[J]. *工程科学学报*, 2022, 44(4): 744-756. [WANG Wenxi, ZHOU Fang, WAN Yueliang, et al. A survey of metaverse technology[J]. *Chines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2022, 44(4): 744-756.]
- [42] BELLINI-LEITE S C. Dual process theory: Embodied and predictive; Symbolic and classical[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805386.
- [43] 王英英, 朱子建, 吴艳红. 记忆的动态变化: 记忆的编码、巩固和遗忘[J]. *科学通报*, 2016, 61(1): 12-19. [WANG Yingying, ZHU Zijian, WU Yanhong. The dynamic memory system: The encoding, consolidation and forgetting process of memory[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6, 61(1): 12-19.]

- [44] 邱扶东, 吴明证. 旅游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4(5): 1214-1217. [QIU Fudong, WU Mingzheng. A research on tourism decision-maki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4(5): 1214-1217.]
- [45] 孙彦, 李纾, 殷晓莉. 决策与推理的双系统——启发式系统和分析系统[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5): 721-726. [SUN Yan, LI Shu, YIN Xiaoli. Two systems in decision-making and reasoning: Heuristic system and analytic system[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5): 721-726.]
- [46] 沈涵. 游客的旅游地选择与购买决策模型分析[J]. 旅游学刊, 2005, 20(3): 43-47. [SHEN Han. An analysis of the model of tourists' destination selection and purchase decision[J]. *Tourism Tribune*, 2005, 20(3): 43-47.]
- [47] 冯珍. 旅游目的地游客心理预期价值评估[J]. 统计与决策, 2014(14): 67-69. [FENG Zhen. Evaluation of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value of tourist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4(14): 67-69.]
- [48] LUO J, YU R. Follow the heart or the head?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model of emotion and cognition[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 6: 573.
- [49] 周杨, 何军红, 荣浩. 我国乡村旅游中的游客满意度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管理, 2016, 38(7): 156-166. [ZHOU Yang, HE Junhong, RONG Hao.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tourist and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in rural tourism[J]. *Economic Management*, 2016, 38(7): 156-166.]
- [50] LI H, WANG C, MENG F, et al. Making restaurant reviews useful and/or enjoyable? The impacts of temporal, explanatory, and sensory cu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9, 83: 257-265.
- [51] 齐骥, 陈思. 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的背景、特征、功能与发展方向[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12): 35-43. [QI Ji, CHEN Si. The background, feature,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new scene of digital culture consumption[J]. *Fujian Tribun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12): 35-43.]
- [52] SHIN D. The actualization of meta affordances: Conceptualizing affordance actualization in the metaverse game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2, 133: 107292.
- [53] PAN S, RYAN C. Tourism sense-making: the role of the senses and travel journalism[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9, 26(7): 625-639.
- [54] 李纾, 毕研玲, 梁竹苑, 等. 无限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齐当别抉择模型在经济行为中的应用[J]. 管理评论, 2009, 21(5): 103-114. [LI Shu, BI Yanling, LIANG Zhuyuan, et al. Bounded or unbounded rationality? The implication of equate-to-differentiate theory in economic behavior[J]. *Management Review*, 2009, 21(5): 103-114.]
- [55] GOTTLIEB A. Americans' vacation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2, 9(2): 165-187.
- [56] LI C, WANG Y, LI H. Effect of time pressure on tourism: How to make non-impulsive tourists spend mor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3, 62(7): 1411-1426.
- [57] CHEN M, LIN C-H. What is in your hand influences your purchase intention: Effect of motor fluency on motor simulation [J]. *Current Psychology*, 2021, 40(7): 3226-3234.
- [58] 李志飞, 夏磊, 邓胜梁. 旅游者社会行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常住地-旅游地二元情境[J]. 旅游学刊, 2018, 33(1): 105-117. [LI Zhifei, XIA Lei, DENG Shengliang. Tourists' social behavior chang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n habitual residence-tourist destination values[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1): 105-117.]
- [59] 林德荣, 刘卫梅. 旅游不文明行为归因分析[J]. 旅游学刊, 2016, 31(8): 8-10. [LIN Derong, LIU Weimei.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uncivilized tourism behaviors[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8): 8-10.]
- [60] McCABE S, LI C, CHEN Z. Time for a radical reappraisal of tourist decision making? Toward a new conceptual model[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5, 55(1): 3-15.
- [61] LI C, WANG Y, LYU X, et al. To buy or not to buy? The effect of time scarcity and travel experience on tourists' impulse buy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1, 86: 103083.
- [62] 邓雅丹, 郭蕾, 路红. 决策双系统视角下的亲环境行为述评[J]. 心理研究, 2019, 12(2): 154-161. [DENG Yadan, GUO Lei, LU Ho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perspective of dual system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J].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19, 12(2): 154-161.]
- [63] 郭伟程. 自我控制资源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 上海管理科学, 2020, 42(2): 86-92. [GUO Weicheng. The impact of self-regulatory resource on prosocial behavior[J]. *Shanghai Management Science*, 2020, 42(2): 86-92.]
- [64] HINDRIKS F. Intuitions, rationalizations, and justification: A defense of sentimental rationalism[J].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2014, 48(2): 195-216.
- [65] ACHTZIGER A, ALÓS-FERRER C, WAGNER A. Money, depletion, and prosociality in the dictator game[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2015, 8(1): 1-14.
- [66] MOBBS D, YU R, ROWE J B, et al. Neural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monitoring the oscillating threat value of a tarantul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47): 20582-20586.
- [67] 罗景峰, 安虹. 红色旅游沉浸体验的发生机制及意义建构逻辑——基于双系统理论的视角[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40-53. [LUO Jingfeng, AN Hong. Occurrence mechanism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logic of red tourism immersion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process theory [J]. *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5): 40-53.]
- [68] AVERY C, ZEMSKY P. Multidimensional uncertainty and herd behavior in financial marke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4): 724-748.
- [69] THALER R H. 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J]. *Marketing Science*, 1985, 4(3): 199-214.
- [70] THALER R H. Anomalies: Saving, fungibility, and mental account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0, 4(1): 193-205.

## New Construction of Unusual Theory: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and Dual-system Perspective

LI Xiaoyi, XU Wei, LI Chunxiao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As a crucial pillar in tourism research, the discourse on unusual theory persists within academia. However, notable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the lag 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practical advancements and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theoretical dialogue bridging unconventional environments and behaviors.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reconstruction of unusual theory through the lenses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dual-system perspectives. It champions the following three key viewpoints.

First, the environment types (usual or unusual) ar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response formed by the individuals receiv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timuli through embodied senses and after internal cognitive processing, which makes the environment types have the endogenous attributes of embodiment, empirical, variability and individual variance.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ngagement level in dual-system operation when process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ognitively, individuals will form different cognitive states including “usual” “intermediate” and “unusual” three types. In different cognitive states, individuals will make distinctions and judgments on the environments at the conscious level. Third, unusual behaviors are the behavioral response of individuals in the unusual cognitive state. Unusual behaviors and unusual environment are explicit and implicit part of individual response and in the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 In tourism context, sensory sensi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 reinforce embodied sensory stimuli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tourists, deepen unusual cognitive state, and manifest unusual behaviors. Also, unusual behaviors have typical features of decision-making impulsivity, loss of self-control, emotional dominance, unthinking obedience and mental-accounting manifestation.

This study tackled the intricat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distinctions of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and “offsite or not” in unusual theory research. Simultaneously, it broadene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unusual theory from physical realms to virtual dimensions, aligning with emerging trends in tourism such as virtual tourism, metaverse-travel, city walk, and more. Shifting from an external standpoint to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this study delved into the distinctive mental state of tourists, diverging from their everyday rational state, and leveraged the unusual cognitive state to underscore the specificity of tourism research. Moreover,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unusual behavior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elucidat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ourists’ behavioral deviations. This model holds potential for application in traditional services, metaverse environments, virtual games, and other analogous experiential consumption scenarios in the future, facilita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ourism knowledge.

**Keywords:** unusual environment; unusual behavior; unusual cognitive state; embodied cognition; dual-system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郑果]